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論恭校

乾隆五十年乙巳春正月辛亥 上以五十年國慶頒詔天下覃
恩有差○丙辰 上諭乾清宮賜千叟宴親王郡王大臣官員蒙
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同部番部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等
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皆入宴屆時 上升座中和韶樂作與宴
之王大臣以下按班序立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各人坐次行一
叩禮坐丹陛大樂作 上進茶王公大臣以下行一叩禮賜王公
大臣等茶咸跪受行一叩禮丹陛清樂作 上進酒獻爵大臣行
一叩禮王公大臣等皆行一叩禮賜獻爵大臣酒獻爵大臣跪受
行一叩禮賜王公大臣等酒咸跪受行一叩禮一品大臣以上及

年屆九十以上者召至 御座前賜卮酒各跪受行一叩禮樂止
賜食各就坐次跪受行一叩禮承應上演劇王公大臣以下咸受
饌畢行一跪三叩禮中和韶樂作禮成 上啟座命以千宴 聯
句頒賞如意壽杖繪綺貂皮文玩銀牌等物有差王公大臣以下
咸跪領退至乾清門外行三跪九叩禮 御製千宴宴恭依 皇
祖元韻詩曰抽祕無須更聘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 陛磐
垂日訝至當軒手賜年君醉臣醺九重曾 天恩國慶萬春延
祖孫兩舉千宴宴史冊饒他莫前肩○丁巳諭左都御史周煌奉
職有年小心勤慎前因年力就衰病體未能痊愈奏請開缺回籍
周煌著加恩以兵部尚書致仕並加太子少傅銜用昭優眷左都
御史員缺著紀昀補授李紱著補授兵部侍郎所遺湖北巡撫員
缺著吳垣調補其廣西巡撫員缺著孫永清補授○戊午賜福建

侯官縣七世同居職員許王臣 御製詩章 御書扁額○以汪

新爲貴州布政使陳准爲甘肅按察使

由蘭州道遷

○己未定嚕烏木

齊各廳州縣以錢納租額數○庚申諭朝鮮國於藩封中臣服最久每遇萬壽元旦冬至年節俱備方物呈進朕鑒其忱悃俱令該衙門收存仍優加賞賚此外遇有奏賀奏謝及陳奏等事亦均有隨表貢物向例皆稱不收受准爲下次正貢並經降旨令於尋常陳奏事件不必再具貢物而該國王仍前備進以致備抵之物展轉存積在該國王恪守成規固屬恭順之道但存積日久轉相抵質且仍有餘出者非朕厚往薄來體恤屬國之意也所有朝鮮國歷年留存各物竟著該衙門悉行收受仍按照原物從優加賞嗣後該國於每歲正貢及如千宴宴等類特舉曠典自應照舊備物呈進朕亦必收受厚加賞賚此外凡遇尋常奏賀奏謝陳奏等事

止須備具表文其隨表貢物該國王務仰體朕意恪遵諭旨槩行
停止毋事多儀以副朕柔惠遠邦以實不以文之至意該部卽行
文該國王知之○丙寅諭朕仰承 天眷上年喜得五世元孫嘉
慶駢臻恩施宜渥因令各督撫查明所屬紳士庶民有身及五代
同堂者加恩賞賚茲據造冊咨送軍機處覈奏共一百九十二戶
內郭有英張羽劉湘鍾君寵四人俱壽逾百齡曾元繞膝洵爲昇
平人瑞朕親製詩一章分賞四家並各御書扁額以賜用示寵榮
所有應賞銀兩段匹及建坊之處仍著該部照例具題其未屆百
齡五代同堂之張文聚等一百八十八人並著各督撫分別年歲
給予扁額賞給段匹銀兩以昭錫福推恩同登壽宇之至意○戊
辰和碩裕親王廣祿以老乞免允之恩給半俸○戊寅 上臨和
敬公主第視疾

二月辛巳朔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祔遣使進表謝恩並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並隨表貢獻方物具見惻忱所有貢物該衙門知道仍著加恩賞賚再前遣使西明阿肅回京復命具奏該國王卽席賦詩頗知好學並將所賦詩章呈覽朕閱之深爲嘉獎著加賞內府倣宋版五經全部並筆墨等物以示優眷○壬午吏部等部議准湖廣總督特成額奏施南一府先於改土歸流案內設有同知一員專駐忠尚乾隆二十五年裁改查該府所轄六縣惟宣恩一縣四至俱在楚境之中此外咸豐來鳳兩縣南與四川之西陽黔江湖南之龍山等處交界其恩施利川建始三縣西與四川之石砫奉節巫山等處交界犬牙相錯環繞皆山民人生齒日繁俗稱刁悍若非設有專員稽查易滋事端見在施南全屬僅通判一員駐紮唐崖其北面來鳳咸豐宣恩三縣疆界毗連巡防較易其西

面施恩利川建始三縣俱去數百里外鞭長莫及請復設同知一員專司捕務以重地方但湖北省丞倅皆關緊要難以裁撤惟湖南省辰州府所屬四縣應有捕務向來俱係通判辦理其附府同知於廳差之外別無專司請裁汰改為施南府捕盜同知從之○以阿肅爲內閣學士

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

○甲申諭此次致祭先農壇

舉行耕藉朕自揣精力康強尙能躬舉三推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敬謹豫備候朕親詣行禮○丁亥上詣文廟釋

奠禮成

臨新建辟雍講學

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園水工成碑

記曰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爲學之方應務其實以漸循其名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興學之源莫要於國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焉雖

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復癸卯春始有復建之議
甲辰冬乃覲新工之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奠禮遂臨雍以落成
焉夫北京爲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
古與稽而今與居也雖乏水然有不改之井汲以饁而用之無窮
亦在人爲之而已於是石之鱗次見圓斯池水之鏡澈見明斯漪
殿之居中見隆其棖橋之通行見接其基上庠下庠雖難考二典
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之規則是之工舉也又予知過論
所謂於不可已者仍酌行之意而物給價工給值原非勞民動
衆之爲若夫三老五更之說予以爲括於養老化俗之儀而天子
臨雍所必應並行而不遺者蓋弗見於詩書乃特出杜氏迪典之
私耳且予向有三老五更之說已明闢其謬茲不復綴乎辭雖然
予更有所懼於是舉者夫是舉豈非復古興學之懿有何懼而己

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予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之制則予爲得罪 祖宗之人匪教伊虐甚慮不宜也予之子孫臣庶體予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 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不爲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御製三老記曰予旣爲三老五更之說以闢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稱數典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茲以三餘之暇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恍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卽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知文王時卽有三老之稱左氏從其綱孟子晰其目耳且晏子對叔向歎齊之將爲陳氏所云公棄其民三老凍餒乃指一國

錄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壽論之豈八十以下之老卽可以弗恤乎其餘傳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辟雍養老典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徧於鄉閭所謂三老董公壺關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艾而長於鄉老者卽可稱三老而非定三人也夫子三老五更之說成於戊戌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而筆下偶得之事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何嘗不讀孟子而未嘗有會茲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不日讀甯詎呈己之是顯人之非以爲博聞廣識而已哉 御製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曰戊戌年爲三老五更說亦旣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讀書之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爲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爲廿七月旣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

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爲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謙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爲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滋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之所爲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並勒碑雍碑以識己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邇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

以廷玉之戒爲戒且爲廷玉惜之○廣順天明年鄉試中額○戊子免河南汲縣等十四縣積欠○己丑 鄉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陸伯輿等二人爲一等試由六部等衙門升用翰詹等官擢慶齡爲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庚寅諭滿州由科目出身爲翰林者本應認真讀書通達事理爲國家有用之才方名稱其實向來滿洲之習舉業者其文義本屬淺陋及倖登科目列名翰苑間以文學則曰自係滿洲豈漢人可比及至問以清語騎射又曰我係滿林豈同武夫戰卒兩處躲閃進退失據而落於無用之流朕所深惡卽從前如尹繼善鄂容安鍾音觀保等在翰林中俱稱出色者止能隨常辦事而於邊疆重務並不能經理裕如雖其中鄂容安曾膺軍旅重寄臨危遇變亦惟知一死塞責究於國家大事何所裨補卽此次考試翰詹朕嚴加甄別滿員出缺甚多除簡擢數

人外餘竟無員可補與其濫竽充數毋甯嚴實酌裁所有見出之
侍讀轉講學士二缺侍讀侍講二缺已另降旨裁汰嗣後滿洲人
員益當自知愧勉讀書敦行砥礪成材以備國家器使如果能華
蒸日上一變從前積習人才蔚興彼時朕自當再補還舊額也○
辛卯調畢沅爲河南巡撫何裕城爲陝西巡撫○撥戶部銀五十
萬兩解往河南備賑○辛丑祭 歷代帝王廟 御製記曰予小
子旣敬遵 皇考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
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
聖久符我 皇考所遵稱大成有類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卽
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義而非有意於其
閒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之通稱非如配享先師孔子
有所旌別彰燁於其閒也夫有所旌別彰燁於其閒則必有所進

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別彰瘝言之湯武卽有慚德則歷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是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弑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但引而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武建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幼齡卽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而我皇祖之謙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予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狃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

闕矣若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必有左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爲一定不易之善舉哉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予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以爲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 歷代帝王之祀果卽非如配享先師孔子漢無旌別彰燁於其間乎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爲法孰可以爲戒禹世之後人 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卽不明示旌別彰燁而已寓旌別彰燁於無窮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子更有後言焉蓋

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孫祈

天永命所以縣萬禩無疆之庥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爲棘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
言者世世子孫其尙懷維謹之戒乎○千寅諭明太祖爲一代開
創之主是以朕南巡時躬詣孝陵致祭用彰隆禮勝朝之意至昌
平爲永樂以後諸帝陵寢非若江甯孝陵可比此次親詣長陵奠
醴其餘諸陵均遣隨從之王大臣前往致奠○甲辰免江南江甯
等六府州四十七年以前積欠○戊申山東八閘河工成○己酉
諭四庫全書館進呈補刊通志堂經解一書朕閱成德所作序文
係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幼穉何以卽能淹通經術向卽
聞徐乾學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經解之事茲令軍機大臣詳查
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

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徐乾學係壬子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年間柄用有年勢燄薰灼招致一時名流如徐乾學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資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刊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尚不能覃心闡揚發明先儒之精蘊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卽能廣搜博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證爲徐乾學所裒輯令成德出名刻刻俾藉此市名邀譽爲逢迎權要之具耳夫徐乾學成德二人品行本無足取而是書曾萃諸家典贖賅博實足以表章六經朕不以人廢言故命館臣將板片之漫漶斷闕者補刊齊全訂正譌謬以臻完善嘉惠儒林但徐乾學之阿附權門成德之濫竊文譽則不可不挾其隱微剖悉原委俾定論昭然以示天下後世著

將此旨錄載書首

三月辛亥 上親耕精田○壬子 上啟鑾幸盤山○免經過地

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寅 上詣明長陵奠酒○諭直隸昌

平州爲前明陵寢之地本朝定鼎後我 世祖章皇帝卽命以帝

禮改葬思陵並敕工部修葺諸陵 親臨奠爵並禁止樵採添設

陵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亦曾 親臨致奠並飭地方官加意

防護所以加禮前代者最爲優渥朕此次行幸湯山取道昌平躬

詣長陵致奠見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神牌龕案亦遺失無

存爲之慨然弗忍視蓋由明代中葉以後國事廢弛全不以祖宗

爲念於陵寢並未修葺至末年復經流寇擾亂亦無人守衛以致

日就傾圯若其後代之君果能歲加繕治整齊完固逮今不過百

有餘年亦何至頽剝若此又諸陵前建有碑座 均未鐫泐未審